

翠
娛
閣
評
選
鍾
伯
敬
先
生
合
集

翠娛閣評定鍾伯敬先生全集目次

卷之二

序

簡遠堂近詩序

周伯孔詩序

問山亭詩序

種雪園詩選序

章晦叔詩序

徐元歎詩序

孫曇生詩序

韻詩序

潘穉恭詩序

程惟德詩序

善權和尚詩序

舟嶽集自序

西陵草序

閩文隨錄序

靜明齋社業序

沈雨若時義序

文天瑞詩義序

李生時義序

劉生制義序

蕭伯玉制義序

陸生制義序

隱秀軒集自序

隱秀軒時義自序

翠螺閣評選鍾伯敬先生合集卷之二

錢塘陸雲龍雨後甫評選

陸敏樹生生叅閱

○○○簡遠堂近詩序

簡遠堂近詩者。譚友夏近詩也。簡遠二字。則予近日所規。友夏語。而友夏取以自命。其堂者也。友夏居心託意。本自孤迥。予爲刻詩南都。而戒予勿乞名人一字爲序。此其意何如哉。近乃頗從事汎愛容衆之旨。欲以居厚而免於忌。浮沉周旋。卽其心未嘗不遜予。

名豈因人重

要非得已

形勞意苦也
應自媿自笑

乃欲其心跡併耳。詩清物也。其體好逸勞則否。其地
喜淨穢則否。其境取幽雜則否。其味宜澹濃則否。其
遊止貴曠拘則否。之數者獨其心乎哉。市至囂也。而
或云如水。朱門至禮俗也。而或云如蓬戶。乃簡棲遙
集之。夫必不於市。於朱門。而古稱名士風流。必曰門
庭蕭寂。坐鮮雜賓。至以青蠅爲吊客。豈非貴心跡之
併哉。夫日取不欲聞之語。不欲見之事。不欲與之人。
而以孤衷峭性。勉強應酬。使吾耳目形骸爲之用。而
欲其性情淵夷。神明恬寂。作比興風雅之言。其趨不

有意謂定終
為身心之累

笑啼不欲應
以簡定是信
為宜

已遠乎且夫性才而習昵則違心意僻而貌就則謾
世初借而中疎則變素恆親而時乖則示隙夫詩清
物也才士為之或近薄而取忌違心謾世薄道也變
素示隙忌媒也欲以明厚而反薄欲免於忌而媒之
非計之得者也索居自全挫名用晦虛心直躬可以
適已可以行世可以垂文何必浮沉周旋而後無失
哉古今詩人最矜局者無如杜審言同時沈宋本其
勍敵而故相輕侮不肯下想其平日論詩必有與其
痛痒不相中者友夏少年才高意廣勇於自信人所

人須有獨立
不受強處

指摘苟不能相中。雖其言出畏友名師。不能強友夏
以必聽。而片語去。留待予裁決。友夏亦何私於予。夫
錦繡千尺。善作者不必善裁。善裁者不必善作。世固
有不能詩而知詩者。予所裁決。或亦有以相中乎。
息營豈孤高。聊以清夢魂。澹然心境澄。筆鮮塵俗
痕。

詩之簡者。必不出于猥瑣細屑之人。詩之遠者。必
不出卑冗拘株之士。簡遠陟世第一義。作詩自可
稱第一籌。

隱出四字以
評其詩

○○○周伯孔詩序

伯孔今年才十九耳。有慧性。儻才奇情。孤習其於詩。不甚劇心。唐以上而於明詩。則絕不挂於目。與口。其爲詩。亦頗肖其性。與才。與情。與習。獨時時稱說袁石公。卽不甚劇心。然亦駸駸乎入之矣。其游金陵。欲袖夷門博浪之椎。惟今名下士。予掩其口曰。勿妄言。然心實私異之。夫人之少年壯往。意不可一世者。苟其人真有慧性俊才。奇情孤習。則於世必將有所可。而其中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者也。世之輕其少者。既不

伏下已之能
明其短長

正是其俊不
掩處

明其所長而避其壯往之鋒者。又不敢直指其所短。以故倔強跳蕩之氣。一無所出。而時或發於夷門博浪之椎。其無足怪。世遂目爲狂躁僻錯而棄之。遠之可嘆也。伯孔爲秦淮絕句百首。不必論其所失處。而其情事合前人者已十之一二。已出其諸體。不必論其善處。而其口語墮近人者亦十或三四。蓋不自知其所至。要以自爲伯孔。而予間戲指一二語曰。此爲石公語。則泚頰汗顏曰。噫。固宜有。小子不爲明詩。何以遂有是。予曰。然此固所謂鬚鬚乎入之者。實子不

劇心唐以上之所至也。子從此苦讀唐以上詩精。思
妙悟自無此失。伯孔心開氣折。明日與子札曰。向聞
子言甚善。子細檢吾詩。某處爲唐。某處爲近人。爲近
人者。抹殺之。某處乃爲伯孔。子序吾詩。序其爲伯孔
者而已。予益竒其言。壯其志。夫伯孔之欲自爲伯孔
者。必有所以自見其可。而世莫能明以故。其氣欲一
有所出之。其心折汗下於予者。所謂意不可一世於
世。將必有所可者也。夫夷門博浪之椎。能奮於矍矍
之將。與鞭笞六王之主。而一貧抱關。與圯上老翁。命

之。以。子。弟。臣。隸。之。役。而。不。辭。者。其。人。必。有。以。能。明。其。所。長。與。其。所。短。也。伯。孔。年。十。九。耳。盛。氣。壯。往。輕。詆。高。視。固。應。有。之。多。讀。書。厚。養。氣。暇。日。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文。行。君。子。其。未。可。量。吾。友。譚。友。夏。雅。負。才。性。意。不。可。一。世。而。差。心。折。於。予。今。其。氣。純。格。定。情。深。文。明。將。不。媿。古。名。士。所。謂。肥。腸。滿。腦。長。當。不。爾。伯。孔。許。還。楚。訪。我。竟。陵。於。我。歸。處。子。將。以。折。柬。招。譚。郎。視。子。言。何。若。抑。子。又。將。有。問。也。伯。孔。意。每。欲。自。爲。伯。孔。觀。此。識。力。已。不。肯。爲。明。人。而。口。

石公亦自得
其爲石公

猶有袁石公心。猶有鍾子世。將無難子曰。子誠楚人也。夫不爲明人而爲楚人乎。子喜石公詩。用鍾子言。則可爲石公鍾子者。則不可聞石公亦勸人勿學已。作詩有識者不異人意。願子廣之。伯孔笑不答。

先生心靈口快。常恐出語易盡。故其爲文。每多伏案映帶。以紆其情。不則峽流山瀑。傷其一觀。卽止耳。

詩以抒已性情。成其爲伯孔便足取矣。劇心唐以上。亦豈必勦其聲容哉。

人之無定識
而自聲讀之
應宜敏

原是惡其壞
而混之者非
惡于鱗也
是又宜惡

問山亭詩序

今稱詩不排擊李于鱗則人爭異之猶之嘉隆間不
步趨于鱗者人爭異之也或以爲著論駁之者自袁
石公始與李氏首難者楚人也夫于鱗前無爲于鱗
者則人宜步趨之後于鱗者人人于鱗也世豈復有
于鱗哉勢有窮而必變物有孤而爲奇石公惡世之
羣爲于鱗者使于鱗之精神光燄不復見于世李氏
功臣孰有如石公者今稱詩者遍滿世界化而爲石
公矣是豈石公意哉吾友王季木奇情孤詣所爲詩

寒餘于人亦
不樂其舍已
而荷則于我

有蹈險經奇似溫李一派者。乃讀其全集。飛翥溫藉。頓挫沈着。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以自成其爲季木而已。初不肯如近世效石公一語。使季木舍其爲季木者。而以爲石公。斯皎然所以初不見許於韋蘇州者也。亦烏在其爲季木哉。季木居石公時不肯爲石公。則居于鱗時亦必不肯爲于鱗。季木後于鱗起。濟南于與石公皆楚人。石公駁于鱗。而于推重季木。其義一也。假令後于鱗爲詩者。人人如季木。石公可以無駁于鱗。以解夫楚人之爲濟南首難者。

時有必轉。勢有必窮。但能開一時之風氣。亦不必苦抑前人也。論極公平。

叔敖衣冠。始而驚。繼而習。終而厭矣。學于鱗者。已非真。況學其學于鱗者。不更遠乎。排擊者真功臣。于鱗亦自笑爲不肖子孫受惡。

君使作眾人
之知亦眾人
耳何足奇

○○○種雪園詩選序

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足以不憾此非致慨於天
下之莫已知而姑求知於一人以自慰也蓋古信心
獨行之士有輕於取天下之名而重於得一人之知
者夫知己而求之天下則亦烏有知己哉吾友商孟
和稱詩二十年取材多用物宏假途遠富有日新使
天下知之有餘孟和曰詩不選不詩也選不鍾子不
選也於是選種雪園詩五卷自闕之金陵金陵之楚
楚之燕斷自壬子前此不存焉蓋自壬子後始能爲

轉折出致

取精用物原
是假造

可以知今之
讀詩者矣

孟和始能爲孟和詩。此予一人之言。及孟和自視。斷以爲必然者也。然則王子前孟和無詩乎。曰。烏能無。有王子以前之孟和。而後有孟和。今日也。孟和好長生長。生家服食必言藥物。夫藥物之所爲。而物非藥也。物者金石草木之滋也。藥成而金石草木之滋去矣。然全金石草木而爲藥。可乎。若然。持大藥與人人不之識。金石草木粲然在肆。人見而攫之。囊中孟和試取其王子前詩。質之海內名人。有權者將必駭爲富有日新。其力必能使天下知之。而今詩或反廢。孟

天下英雄惟
使君與孤

和寧爲此不爲彼。曰：知己不在是焉。吾所欲知己而
恐不得當者一人耳。一人者何也？孟和不答。孟和問
子予亦不能答。

議論磊落。末幅大善諷刺。亦多蘊藉。

此世不可
無
聖訓本來面
目

○○○章晦叔詩序

晦叔詩子凡三選之。得數十首焉。刻矣。晦叔不以子
爲刻。子亦忘其爲刻也。晦叔長子十年。先子十年言
詩。所居僻。又隱於市。不盡睹。近時所爲詩。及交近時
所名爲能詩之人。未嘗不引以爲恨。不知晦叔所以
得爲晦叔者。以不睹近時詩。及交近時所名爲能詩
之人也。段善本琵琶三年不彈。忘其本領。乃可更彈。
晦叔無本領。可忘何省也。饒得三年時力。於以匠心
而裁於古。吾見其進。未見其止。晦叔年未五十。以視

高逵夫工詩之年。未爲過之。晦叔曰。予學道人也。四
十五十而無聞焉。自今以往者。其奚暇卒業於詩。予
曰。侯道華有言。天上無愚盲神仙。夫天上尚有騷雅
神仙也。詩何負於道也。

一人自有一已精神。不必借材於人。得爲晦叔固
先生所喜也。

遠不入于鱗。近不入人石公。省却許多擺脫。

詩亦因詩初
非任已大何
苛

戶由人情多
該

徐元歎詩序

惺論詩人罪其苛。苛于今亦苛于古。此物論也。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斯之謂苛。夫詩之所必可而吾必以爲不可。彼之可者自在。不怨於已而無損於人。惺雖愚不爲也。惺論詩亦求其可而已。惟是惺之所不敢遽以爲可者。乃世之所謂可而非詩之所必可者也。此苛之罪所由來耳。予讀人詩雖一字一句之妙。師之友之愛之敬之。必誠必信。乃亦有妙至于一篇一部。而予猶覺未滿志者。理數機候。人問予

此字妙因可
自去便是誤
之

嘗喜作不了
語令人作添

予自問。皆莫能知深思力求。俟其時之自至。故之自
明而已。予讀元歎詩。不必指其妙處。何在。但覺一部
亦滿。一篇亦滿。一句亦滿。一字亦滿。滿者。卽可之義
也。予苛于今。亦苛于古。而獨以此一可字許元歎。元
歎今年三十耳。其後未可量得。此豈不自盡乎。予于
今古人。無所不苛。而獨以一可字畫元歎。予亦何讐
于元歎哉。去歲友人范長倩。曾示元歎詩。亟稱其才
情風華之美。而予惜其太俊。不敢遽以爲可。今未踰
年。而予言如是。元歎一人之身耳。予何前刻而後寬。

也。其故可思也。

不輕許可。則許者必其可者矣。且不許于先。而許于後。更見許之不輕。文特靈活。

○○○孫曇生詩序

錫山孫曇生茂才者少宰栢潭先生冢嗣而吾師鄒
彥吉先生之脩也。生有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又有出
世之識。而粹然一出於學。其藏書富而精。與吾友趙
玄度並稱。予過錫山。不及見其人。聞其言。讀彥吉先
生所爲志銘者。卽其人也。其子出其所爲詩。乞予序
者。卽其言也。鍾子持其詩讀之。作止徘徊。往返吳越
舟中。始竟。竟而嘆曰。古人有言。人不可以無年年者。
能待人者也。故人之年。卽人之福也。待人而觀其子。

序非三回

主意

孫爵祿之成者其爲福也俗而短待人而觀其文章
器業之成者其爲福也清而長人之無子孫無爵祿
而獨有年年而得待其文章器業之成者俗人之所
謂窮君子之所謂福也曇生年三十二而卒可謂無
年矣然予讀其詩私謂曇生可謂無年而要不可謂
無成其說曰人之爲詩所入不同而其所成亦異從
名入才入興入者心躁而氣浮躁之就平浮之就實
待年而成者也從學入者心平而氣實平之不復躁
實之不復浮不待年而成者也待年而成者年未至

而詩聽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則不可止者也不待年而成者年未至而詩及之見謂其詩不如此而止而如此亦可止者也曇生用世之志涉世之術出世之識一無所見而一見於詩其融會鑑裁又無年足以待之宜其躁者之不能遽平浮者之不能遽實然就其意之所之境之所會機之所流無借無強無離無竭者從學入也學之所至足以持其名其才其興而名與才與興不能自持故其所成異也年之爲人福也爲其能待人有成耳如曇生之文章

獨作。荷。全。集。/ 器業不待年而成。則其無年庸詎可謂之無福乎。予長曇生一歲。束髮爲詩文。今老矣。獨有一子。肆夏端慧。精勤可託。以世業。十六歲而殤。記其彌留之際。忍淚執予手曰。大人名位尊養。無所藉兒。獨一生恃文心力。兒能存而守之。今見曇生二子。表其父之詩而乞予序。予雖老而不死。詩固未必其有成。然感念亡兒。若在初沒。予之讀曇生詩。作止徘徊。往返吳越舟中。而後竟。竟而嘆焉。有以也。

就無年立論。委宛闡發。鶯聲咽柳。嘹嘒爭新。影

因風游揚盡態行文全以情勝
如遠山層出叠叠堆青然其脉絡迴環連屬不亂

韻詩序

四聲定於沈休文。爲沈韻。近體尊之。古則否。唐以後尊之。前此則否。夫沈韻不通於唐以前。況四言乎。以沈韻串四言。以四言遍四聲。名曰韻詩。辟則右軍之筆集。爲聖教。章帝之書。寫成千文。事不相蒙。義例甚合。其體近白。下胡彭舉創之。以寓其游戲棲託之意者也。夫世不難創此體。而難於彭舉之才之情之識之詣。無彭舉之才情識詣。百七章中。必不能無斷缺補湊。雖創胡取焉。彭舉古澹閒遠。周覽冥搜。孤往高

寄語有三百篇。有漢郊祀樂府。有韋曹諸家。而要。不。失。爲。彭。舉。夫。風。雅。後。四。言。法。亡。矣。然。彼。法。中。有。兩。派。韋。孟。和。去。三。百。篇。近。而。韋。有。韋。之。失。曹。公。壯。去。三。百。篇。遠。而。曹。有。曹。之。得。彭。舉。幽。在。遠。近。之。間。彭。舉。諸。體。詩。輕。重。古。今。出。沒。正。變。有。王。孟。之。致。居。白。下。爲。衣。冠。翰。墨。之。場。而。人。或。不。知。其。詩。知。之。或。以。其。畫。余。亦。知。彭。舉。畫。而。最。後。乃。知。其。詩。余。以。此。益。賞。其。隱。德。昔。魏。陽。元。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夫。畫。與。射。俱。通。人。所。以。自。晦。也。余。亦。自。托。於。知。彭。舉。畫。以。爲。差。勝。於。阿。

語似有識

毓而已。終不敢從。郡國來奪都人士。權自命爲知彭舉詩也。彭舉名宗仁。有知載齋集。顧太史太初序之。而余題其韻詩百七章。

清冷自韻。

其序人詩文處。多不似他人。諛辭滿楮。固不佞所最喜其善規避者。

○ ○ 潘穉恭詩序

予已酉客白門已識潘穉恭詩。癸丑舟泊江上有持刺逆予而舟已發者穉恭也。丙辰與穉恭相見於廣陵。又過真州訪之於其家。客白門五載無歲不相見。是其勢宜皆得序穉恭詩而皆未有間也。今年庚申穉恭且之燕始徵予序。值予病然予病未嘗不序人詩也。穉恭之友有戴孝廉元長者序穉恭詩。憂近時詩道之衰。歷舉當代名碩而曰近得竟陵一脉情深。究至力追正始。竟陵不知所指。或曰鍾子竟陵人也。

予始逡巡踈踏。舌橋而不能舉。近相知中有擬鍾伯敬體者。予聞而省愆者。至今何則。物之有迹者必敝。有名者必窮。昔北地信陽歷下。兗州近之。公安諸君子。所以不數傳而遺議生者。以其有北地信陽歷下。公安之目。而諸君子戀之不能捨也。夫言出于愛我譽我者之口。無心而易于警人。傳之或遂爲口實。元長之論是也。煩穉恭語元長。請爲削此。竟陵之名與迹。子序子詩以報子。穉恭許諾。序曰。夫詩必有資取。精用物之謂也。穉恭生新安。居於真州。真州爲燕齊。

吳越甌閩楚蜀孔道。不患於咨訪之無處。上及臺閣。下至韋布。至皆如歸。不患於酌唱之無人。自新安山水。以及三吳兩浙八閩之鉅麗。杖履無所不到。不患於助發之無地。家有藏書圖史百城。不患於聞見之不博。歌兒舞榭。旅進射代。不患於意興之不耐。而穉。恭以少年奇逸。發聲成均。視一第如掇。困頓不偶。有以洩其抑鬱不平之氣。有見能讀父書。將大其門。有以暢其約結未了之懷。畱心邊防。漕務鹽鐵。講究已非一日。有以助其感慨憂時之情。凡此者皆天與人。

所以交資禪恭而使其詩不得不下者也。吾願禪恭
富有日新挫名匿迹默遊於廣大清明之域而不知
如今之嘉樹林則禪恭之嘉樹林不曰新安真州也。
橫山社則禪恭之橫山社不曰新安真州也。燕遊草
則禪恭之燕遊草不曰新安真州也。予以一帙從禪
恭後請告元長爲削竟陵之名與迹而日孳孳焉。禪
恭許諾。

每見詩文序多不肯許人。此則尤不以許禪恭。特
序已所以作序之意其集可知已。

不爲乃能
爲真詩人也

○○程惟德詩序

吾邑中夫人而爲詩也。猶粵之鍾。燕之函。秦之廬。胡之弓車也。予是以不敢爲異。而不能不爲詩。非真能詩也。非真能詩而不能不爲詩。則當其意滿才窮。嘗有時乎不爲詩。雖邑中人或亦不罪予異。程惟德之于詩。無時而不爲者也。甲寅。惟德以予官於北。持其詩。陸行三千里而訪予。不知予先已奉使而南矣。若相避焉。今年辛酉。予官于南。惟德又持其詩。舟行二千里而南。予不能避也。然予以病後不敢爲詩矣。又

若相避焉。予雖不避惟德。而其迹疑于避詩。何者。以不能詩之人。特以不敢爲異之故起而爲詩。則其於詩也。福德不厚。機緣不深。宜其時與地之相左也。惟德之未至白門也。譚友夏爲之致書於予曰。惟德詩可愛。其人可敬。君又得一徐元嘆矣。徐元嘆者。吳人徐波。予已未遊吳。所特許其詩序之。而使有詩名者也。惟德胸中挾一徐元嘆以來。謂予之必序其詩。不知此二年篇事也。士隔三日。時勢與願爲之一變。況二年乎。卽友夏此語。似猶未知予之有時乎不爲詩。

也。且非獨予不爲詩而已也。去年予弟恠死。其狀予病亦幾死。元嘆遺予書。以生死事大。戒予爲詩。而勉予學道。其言絕痛。元嘆忠恕人也。戒予爲詩。必以身先之。元嘆之不爲詩也。必矣。而予又安能使元嘆詩乎。孟子曰。彼一時。此一時。予故於惟德一人之詩。自恨其福德機緣之巧。于相左而不能不愛其詩。敬其人。是以又爲之序也。

先生爲文取致嘗別。疎疎落落之中。正見其不妄譽人。

嘗聞作文者揚嫩頌德。類如俳人塗面獻諛。良可恨且笑。高爲自己位置。不輕揚詡人。予甚快先生諸序。

亦未必爾

是亦爲差矣

詩亦是化緣
疏

雨後山嵐
風直往

善權和尚詩序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

是有歲之士
大夫

起處
更起

許其詩處只
以四字相賞
簡而盡

鍾伯敬全集卷八

二十一

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善權和尚詩序

亦未必爾

是亦爲妄矣

詩亦是化緣
疏

雨後山嵐斷
風直往

金陵吳越間衲子多稱詩者。今遂以爲風大要謂僧不詩則其爲僧不清。士大夫不與詩僧遊則其爲士大夫不雅。士大夫利與僧遊以成其爲雅而僧之爲詩者得操其權以要取士大夫。纔一操觚便時時有詩僧二字在其鼻端。眉宇間拂拂撩人而僧之鼻端眉宇反索然無一有矣。夫僧不必爲詩亦不必不爲詩。僧而詩焉可也。詩而遂失其爲僧則僧亦烏用詩爲。而詩又可無論也。余遊金陵所接僧而詩焉者與

是有夢之士
大夫

起處

起處

詩其意甚具
以四字切實
簡而盡

之詩而遂失其爲僧者。吾不願見也。已酉季春望。友人梅子庾。林子丘。茂之。要予遊天界寺。會雨。宿僧善權庵中。二日無所事事。拈韻賦詩。善權與其徒。摘蔬炊黍。煮茗焚香。洗硯伸紙。二日中無加禮。亦無倦容。無論其鼻端眉宇。無處着詩僧二字。察其情貌。似不識字者。授之韻。不受。問其所作詩。曰無有。竟兩日。雨霽飯畢。且辭去。子丘忽於承塵上索紙。信手探得鈔詩一帙。清便有致。許爲之序。未就是歲六月。舟泊京口。暑雨無緒。偶憶此。走筆成文。兼以遣愁。若善權者。

所謂僧而詩。詩而不失其僧者也。序之可也。
僧不以詩清。士夫不必以與僧遊雅。非伯敬未解
此俗也。清便有致。還可以爲評。

○○舟嶽集自序

丙辰鍾子自燕請假而南。暫憩金陵。始終於舟。而岱遊在其中焉。鍾子與譚子皆楚人。楚之嶽曰衡。曰崇。衡較遠。至於崇。與譚子無歲不期。無言不及。譚子之欲自往。慕而不予。待者一。待子往。慕不至。而譚子竟以其故。不至。慕者亦一。乃譚子之遊。竟得衡。鍾子得岱。夫人於一切。不能以其意。與造化爭。而欲以約期。往復之言。求信于山水文章之間。不亦固哉。始譚子寄我衡嶽集。鍾子不無內遜。及自讀岱集。而喜妙緒。

佳言真不盡於一人一事也。然微舟則岱遊幾不成。予其有敢忘舟故斯集也。亦始終於舟之詩。而岱記及詩在其中焉。曰舟嶽集。譚子之集仍用其自名曰遊首。合刻之。

飄飄出岫之雲。雅有無心中逸致。

○○西陵草序

勝之者不借
助于山水物
象人專天時
也

萬曆甲寅九月鍾子再過夷陵。省座師雷先生家。爲諸同門視其田墓事。先與譚子期京山。將從此尋太和舊約。計遊事自西陵始。而不意以此終之。故其同遊詩曰西陵。其山水物象人事天時。非無足以入詩者。及其所至而出之於詩。其數者之氣似皆不能與詩對。而詩常若勝之。出於詩。而氣能與之對者。蒙惠二泉乎。玉泉之鐵塔之鏤乎。三遊洞之峽乎。觀世音畫像乎。其他非無所知也。蓋用我全力付之一隅焉。

以古人自勵

潘伯敬全集卷六
故也。鍾子語譚子曰。吾與子定古人詩矣。古人於詩。雖其一隅。將必有全力焉。
野花寒篠。楚楚自幽。

○○○ 閩文隨錄序

閩文隨錄者。鍾子視閩學政時。所試三郡生儒之文。隨閱隨定。隨定隨發。隨發隨錄者也。故事督學試士之文。刻而行者。所當試士之地。則然。他處則已焉。試士而身在其地。則然。過去則已焉。身不在其地。與當其時。而刻且行之者。全錄則然。缺則已焉。鍾子試士於閩。止三郡。以憂歸楚。數月矣。友人孟孝廉誕。先好其文。而刻之。問於鍾子曰。子錄閩文。各其文。曰。隨錄。隨之義。如斯而已乎。鍾子曰。隨。圓義也。淺深偏全在。

田相與而真
文不

能如是文佳
矣

人○之○所○會○之○夫○士○之○試○於○有○司○也○將○求○售○於○有○司○必○
將○以○狗○乎○有○司○之○所○求○而○有○司○之○試○士○將○才○之○儻○而○
體○之○正○亦○必○有○所○挾○以○求○於○士○鍾○子○之○教○闕○士○也○不○
惟○不○敢○有○所○挾○以○求○士○而○且○深○怪○夫○士○之○舍○所○學○以○
狗○吾○所○求○者○嘗○記○闕○士○曾○請○於○予○文○若○何○而○必○中○予○
厲○色○答○之○某○知○有○好○不○好○文○字○不○知○有○中○不○中○文○字○
正○告○諸○生○今○寫○其○意○所○欲○言○力○所○能○言○機○緣○所○不○容○
不○言○者○凡○以○士○之○應○吾○求○者○不○如○是○則○不○真○士○有○真○
品○而○後○有○真○文○乃○始○因○其○才○力○機○緣○所○至○而○後○收○之○

勿強士之文以就我於以養其氣而全其所守文體之中而士習寓焉此亦隨之義而鍾子之所以教閩士者區區之念如此孟子曰吾今始得聞隨之義也厥意遠厥用大矣然則閩文雖錄止三郡子雖已去閩歸楚烏可不刻而行之也三郡者延平福州興化也。

考時承迎主司卽其異日承迎上司承迎人主者也去躁去阿誰識卽在衡文之中卓見定論

取意似平而實新是于眼前光景口頭語中作絕

全一木之三ノ

妙詞者

--	--	--

〇〇〇 靜明齋社業序

鍾子觀於近日應制文章。體裁習尚之變。深慮其終。而思目前補救之道。莫急於社也。然鍾子在諸生時。爲文實不知有所謂社。且試最不利。姓名不出三家。人亦無與爲社者。以此亦自安之。私計時義。以題爲師。以古文及先正名家爲友。以心身爲衡。爲鑑。爲贊。何往非社。烏用羣居終日爲已。而自聽其才。趣學術。所之服習。旣久。亦復滿其所本有。而快其所欲得。如是。是亦可以爲文矣。此所論於一人文字之工拙而。

能如此可以
無社

聖○介○荀○全○真○
於○其○中○體○裁○習○尚○邪○正○真○僞○之○故○關○係○世○運○者○未○之○
深○思○也○何○以○明○之○三○十○年○前○士○之○所○挾○以○自○售○與○上○
之○所○求○於○士○者○淺○深○偏○全○不○同○同○乎○一○真○故○上○之○所○
取○卽○士○之○所○以○爲○法○而○士○亦○有○所○據○以○無○疑○無○恐○近○
之○取○士○者○稍○有○出○入○始○而○雜○中○而○邪○終○而○僞○始○而○偶○
然○中○而○以○爲○固○然○終○而○莫○不○皆○然○士○雖○有○真○才○趣○真○
學○術○相○戒○莫○敢○以○其○真○者○應○故○昔○日○文○之○衰○責○在○主○
司○然○至○相○戒○莫○敢○以○真○者○應○爲○士○者○抑○何○量○主○司○之○
淺○而○自○待○之○薄○也○則○文○至○今○日○士○亦○與○有○責○焉○何○者○

士
是關係選在

士取其僞。士固欲爲真而不敢。下相率爲僞。上雖欲取其真者而不能。今夫真者可久。僞者易厭。上厭之。而士猶相習爲僞。至求一真者不可得。則豪傑之士。未有愧且憤者也。夫豪傑者能以士子之識力逆奪主司之好尚。嘗試譬之。如入海求寶者。其所賞識偏在明月夜光。而海中所有盡硃硃魚目也。雖欲取明月夜光而不可得也。所賞識偏屬硃硃魚目。而所有盡明月夜光。雖欲取硃硃魚目而亦不可得也。夫文猶海也。衡文者入海求寶之人也。士之文能使衡

文者舍其所欲取以從我則邪正真偽之關士亦不可謂無權而要不可責之一人也故吾以爲其道莫急於社社者衆之所爲非獨之所爲也吾友京山譚素臣以文章領袖一邑久矣法宜早達而屢舉不第私計素臣必稍匿其真以從時及讀素臣之文骨力格趣如故而加銳加融焉深喜素臣豪傑有志之士值今日物極必反厭僞求真之際其業未有不售者乃素臣之內弟夏無生少年發劔精進道上與其邑之同志十五人其文不同大要才趣學術坦然各見

社之妙在此

其天予讀之愛畏兼抱。素臣如果位圓成等妙。後依然金剛心中乾慧無生輩。如未入信前已得無生法。恐爲因地心三昧了義不外乎是。而況文乎。雖然天下事合則強而可以有所奪。分則弱而不能有所勝。吾故不願十五人者效夏子所爲。而亟亟乎社之務。講乃諸子已先得我心。集其文爲靜明齋社業矣。且非獨十五人而已也。邑中志士豈無如十五人者。一邑皆然推之一郡一省莫不皆然。況今日之士子卽他日之主司身當衡文之時。人人持此一念以往何。

憂今日之文章邪者不正而僞者不真其於世道士習豈小補哉

社業之足挽回風氣于今見端矣。然所惜者恐猶未以真應也。至始以標榜既相牙角。尤甚惜之。能如斯之以豪傑共嚆斯可耳。

一社之立。豪傑可獨方可衆。以題爲師一段便已立定根脚。便能以真奪主司手眼。無徒恃衆也。此篇中深意不可不識。

沈雨若時義序

唐重詩用以取士其工者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因而得科名焉則其贏也明重時義亦用以取士其工者得科名因而內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焉則其贏也贏者數外不可必之物得固欣然失亦可以自處之謂也要以科名之在詩與在時義皆可以得而皆不可以必得至所謂內以自快於已外以有名於世者在詩可必而時義則不可必也故詩如李杜可以布衣終其世時義如玉唐而不得科名則退

此意以曉

世學俗意
如兵以英雄

所爲措心也

鍾伯敬全集八

而無以自處時義如王唐而不得科名者誠素嘗確
然見其人然其得之者固已有不可言者矣得之者
有不可言世遂疑王唐之文反未必得相戒不敢爲
王唐之文而其文始絕於世嘻其甚也吾友沈雨若
高才博學奇趣深心善詩而工時義然而恒病病幾
不能就試就試矣吾爲之喜已而試不中吾私爲之
戚雨若亦若有怏怏者予爲廣之曰夫時義之工不
同有工而不必得者深險精核之文是也有工而不
必不得者高華誇肆之文是也有工而必不得者幽

品序不與

言詩于
心先不
不學

寒艱促之文是也。有工而必得者。靈暢溫秀之文是也。子之時義機靈而局暢氣溫而色秀。未嘗操必不得之具。子何憂焉。子不嘗作詩乎。子不以子之窮罪詩。而獨怏怏於時義者何也。世不以詩取士。故也。時義之於科名。有可以得之之道。人遂有必得之心。因是以有不得之怨。夫時義之於科名。工者不必不得。怏怏於不得者。不必得而反以不工。譬若以作詩之心。作時義。期於工。不期於得。吾見子之文日益。工而卒亦不必不得。觀子之文。近春夏而子之意常涉秋。

冬夫春夏者通之象也。秋冬者塞之象也。養子之爲
春夏者以待其通。去子之爲秋冬者以勿疑於塞。爲
子計者不亦兩得乎。甬若曰。吾非怏怏於文之工而
不得退而無以自處也。吾所爲怏怏者。念吾幼而孤。
倚祖爲命。間關教養。集蓼茹蘖。今齒長矣。長此安窮。
前後顧影。私心不能無少望。自今以後者。得失一勿
敢問。專待子敘以不朽吾文耳。夫得失一勿敢問而
專待一序以不朽其文。此正吾所謂以作詩之心作
時義者也。子得之矣。

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正是此旨。
詩以窮工制義。或不爾。終以得失心勝也。故未深
規之。

○ ○ 文天瑞詩義序

詩之爲教。和平沖澹。使人有一唱三嘆。深永不盡之趣。而奇奧工博之辭。或當別論焉。然秦詩駟鐵小戎。數篇典而核。曲而精。有長楊較獵諸賦。所不能贊一辭者。以是知四詩中。自有此一種奇奧工博之致。學者不肯好學。深思畏難。就易繫託於和平沖澹。以文其短。此古學之所以廢也。天瑞秦人。嗜古而好深沈之思。其所爲詩義。蓋猶有秦聲焉。然有寄情閒遠。託旨清深。又使讀者想見其蒹葭白露。在水一方。不可

遠近親疎之意。天瑞之爲詩義。蓋聊託於駟鐵小戎之音。使世之學者。知有此一種之詩。以廣夫畏難就易者而已矣。而和平沖澹之教。卒不失焉。是則天瑞之所爲詩義也。

秦聲二字足蔽太青。

○○○李生時義序

夫以李子而肯爲時義奇矣。以李子爲時義世必以爲嶽嵒歷落潦倒昌披似其爲人。乃李子顧有時詳言安步喜爲儒生誦說。故李子之奇於爲時義也。奇在乎不盡出於奇也。使李子必以盡出於奇爲時義則亦李子之常耳。烏在其爲李子時義哉。梅子庾曰。

六歲一奇便
歷子一而不
是奇

李子時義勝于詩談。又勝于時義。李子有怪才僻骨。其出沒起止。大要與世不相蒙。李子年才二十五。六青衿緇鉢。韎韞筆墨之徑。屢遷易而不爲煩。速往返。

蓋李超無也
自是一怪

而不爲幻。其脚跟面孔。種種兼人。嘗戲謂李子得中。壽計無復可着之脚。無復可換之面。應取前段行徑。更番數過耳。且世界中又烏得無李子。介乎前者。且有無限不快之人。與不快之事。言之則傷體。恐之則衝喉。李子時以憤。詭狂慙之致。發之此時。笑哭不得。喜恨俱難。卽李子何利爲之。徒以談說爲周慎君子。服勞代怨。博旁觀者一快。此時覺世界中着一李子。不厭其多。世之不能容李子。與不欲取李子者。大底皆周慎君子。夫周慎君子。又烏得無李子。徒以一言。

蔽之曰偏耳。李子而不偏世，亦烏用李子爲哉。與其
僞也，寧偏。然李子又能以儒生誦說爲時義，由是則
可以盡其怪才僻骨，而有所不爲。李子安得以偏蔽
之。夫士之爲文作事，有絕似其人者，有絕不似其人
者。賢者固不可測。當別有一副心眼對之。李子自有
倉廩問劍二集，有序之者。余不論其人，其詩論其時
義，嗚呼！又烏知余之論李子時義也。非所以論李子
之人之詩也。

直是論其人耳。其制義則無奇。

急流破沙。迢迢自遠。

○ ○ 劉生制義序

子居白門。四方士多以制義請於子者。然子於制義。實無所知也。苟有所知。則其佳與惡。無敢有隱。必縱心言之。人既以文請於子。則其譽之也。必悅。卽其規之也。亦必不罪。規之必不罪。而吾區區一念私禱。穆上常願其佳。而不激其惡者。何也。彼惡者。雖不以吾規之者爲罪。然或因吾言而內自沮焉。亦非君子與人爲善之意也。秋浦劉伯宗。少年美才。而有志。今之人兼此數者。則吾所以悅之之道。利用譽而不利。

於規。然使其文真可譽。吾亦何必規之。以求罪也。伯
宗兼此數者而出之。以虛心不以子無所知千里外
殷勤啓請。至再至三。由是雖規之。諒不予罪之。乃伯
之文斟酌才法。影畧情理。種種佳處。雖欲不譽之。而
不可得。使子有賞心之樂。而又得免於違心之悔。伯
宗惠我已多。嗚呼。此固子之私禱。穆卜於四方士。而
日、日、以、幾、者、也、

如歷蜀棧盤旋自遠

拈弄規譽二義如組如舞

論學玉時著序

至而後見取上之見取者其與有幾哉士之見取也
易而時義之求其至也雖何則取者命至者文然不
知命則其爲文亦必不能達其才之所能如此與其
意之而欲如此以求其所爲至今士之爲文以望取
者其文原未至也一不售以爲吾文已至而不見取
則亦不必其至相率爲苟且卑淺之文以庶幾乎一
取嗚呼此無論文也其爲文之意何如哉文體士習

文
星
敬

制
書

之所以日壞者。大要皆此一念爲之也。吾友蕭伯玉。以文名世久矣。丙辰捷南宮。明年壬戌治裝入對。寄其所爲時義於予。予得觀之。欲有所奇於其格。不奇不巳。欲有所精於其理。不精不巳。欲有所厚於其氣。不厚不巳。欲有所與於其詞。典於其事。不與不典。不巳。予爲文。非惟不能如伯玉之奇之精之厚之與之。典卽能之。而有所不敢。其不敢者何也。意亦以爲文之至者。不必其見取也。云爾。由是雖不敢爲苟且卑淺之文。以求其見取。亦不能不調之使和。收之使近。

自命當如是

其人亦可勉
得哉

然予之僂蹇諸生世莫能有過焉其卒見取者豈調
之使和收之使近之效哉其亦曰吾命而已伯玉之
意以爲文之見取者不必其至至者亦不必其不取
至而不取而吾之文自在也然伯玉之見取也與予
同而其早得過之伯玉蓋讀書學道明乎義命之故
而後能爲伯玉之文之至也夫一時義耳必讀書學
道明乎義命之故而後能爲至也則其至可易言哉
取而不必至至而不必取不得不歸之命矣其悼
惜深哉

鍾伯敬全集

卷二

精奇厚奧斯文已具其槩

四十

陸生制稅序

大倫
事人
字能

謝太傅問子弟亦何與人事。而欲使其佳。答云。一如芝蘭玉樹。欲使生於庭堦耳。此孝友至性人語也。夫子弟誠不易佳矣。而非有父兄孝友者。以居之。則亦不知有佳子弟之樂。予先世篤於兄弟。蓋三世同居。予有弟四人。皆頗才。而中道失其二。此則予孝友不至之報。而予同年陸君啓。終鮮兄弟。携其從弟君騰。官刑曹五六年。須臾不忍去身。予初見君騰時。年可十四五。警婉可念。君啓教養婚姻。父之師之友之。

文見于弟兩
相選而家成

又二年。見君騰氣英而純。神明而淵。骨秀而實。所爲應制文。闢入吾輩堂室。君啓輒舉以示子。芝蘭玉樹。非唯植之庭階。迨其扶疎森挺。且引客共賞之。何者。孝友至性。始知有佳子弟之樂也。子與君啓同有愛弟之癖。然君啓有弟一人。而不勝其樂。子有弟二人。而耿耿負痛。自無而有。與自有而無。子與君啓所遇。有幸。有不幸。而其不失爲愛弟。則一也。君騰又贈子詩。波瀾老成。有小子自矜曾御李。阿兄常道不如伊之句。從此法古匠心。好學深思。當以詩成家。昔張九

齡之於孟浩然。王維之於錢起。李頎之於皇甫冉。岑參之於嚴維。於詩分三唐。而皆獲同時作詩。樂當何如。凡以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少此一。段。不得。況自其家有之乎。然非君啓。不知有佳子弟之樂。非予不知君啓能有此樂。以是知父兄子弟間。能有讀書爲文之樂。忘窮而忘老者。皆孝友至性人也。

至性人能說至性話。

說至文章之道。先後承接。則樂誠不易。樂誠足多矣。

○○○隱秀軒時義自序

時義非小道也。能至之者不能言。有神存焉。能言之者不能至。有候存焉。不佞平生於斯目境之所及。有之。而足跡實未至也。以此自尋自考。今日之偶收於南宮。而謬辱國士之許。視昔之困頓諸生。而不得一衆人遇者。其業未敢尺寸有所輕。貶而實未能尺寸有所更進。則昔日十二年諸生。世所目笑。疑棄過而不肯問者。或不佞之微有所窺。而有以自信。或不可知。而今日之見。以爲有可驚可喜者。正不佞所欣然。

若問旁人那得知

足跡之未至而不能滿志於斯者也。
索解人不得祇有冷暖自知而已。彼以成敗論人者不可省夫。
荷珠下瀉圓緊瑩淨。